



鲁迅 小说导读

魏洪丘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鲁 迅 小 说 导 读

主 编 魏洪丘

副主编 刘小中 黄平生

吴建军 楼 铭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201号

鲁迅小说导读

魏洪丘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3663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高专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 字数: 246千字

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本

ISBN7—5617—1026—7/I·080 定价: 5.50元

编著者（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玉宁	王鸿干	韦新民	卢远太
卢闽安	刘小中	刘家毅	伊漪
吴进彬	吴建军	余林茂	范如祥
周裕国	张品曲	杨文	陈昭明
郑凯成	黄平生	彭禄茂	焦胜利
蒋志雪	楼铭	魏洪丘	

前　　言

鲁迅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的名字连同他的硬骨头精神在我国早就家喻户晓，他的许多作品也为人们所熟知。鲁迅的整个生涯都在追求真理中度过，他走过科学救国的路，研究过地质矿产，后又因发现日本维新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而改学医。最终，他认识到医治精神的麻木比医治肉体的病弱更重要，决定弃医从文，走上了治文学的道路，他要用文艺来改变人们的精神。

从相信“进化论”开始，他以一个启蒙主义者的姿态，进行“国民性”的批判，把个性解放当作达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途径。一篇《狂人日记》像一份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檄文，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纪元。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写下了一大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以其特有的深沉、洗炼、幽默的风格，确立了鲁迅在反帝反封建文化运动中的旗手地位。这时的鲁迅，清楚地看到了现实中新旧之间的矛盾冲突，他极力排斥旧的传统，热情歌颂新生事物。他虽然明白世界上有压迫和被压迫，但一时还不能透过新旧冲突现象的遮掩而揭出其中的实质。他笔下的人物既“不幸”又“不争”，反映出他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的局限。

五四退潮以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了分化，资产阶级右翼分裂出去，不少知识分子陷入了苦闷与彷徨。鲁迅也不例外，在一面进行韧性斗争的同时，他自我感觉为“游兵”、“散勇”，“布不成阵”。北洋军阀政府这个旧势力仍在肆虐，残酷地屠戮进步学生，原属新文化阵营的资产阶级右翼倒向旧势力一边，新势力明显处于弱小状态。“进化论”无法解释这一血的事实。鲁

迅因支持学生也遭通缉，不得不南走厦门。在那里，他回顾与反思，深入地咀嚼与探索，思想上酝酿着一个大的飞跃。

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给了鲁迅以巨大的鼓舞。他来到广州，更多地接触到革命的实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可不久，在突发的“四一五”广州大屠杀中，他又目睹了血的惨剧。他看到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他曾确信的“青年必胜于老年”的“进化论”思路因此而完全轰毁。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这是他在多年血的事实的教训和总结中作出的最终选择。“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轨迹。

1927年离开广州到上海，鲁迅在上海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光辉十年。他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七常委之一。他团结广大进步作家，培养文学青年，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坚持战斗。除了站在争取民主自由的社会运动的前列外，他以手中的笔，写下了数十万字的杂感和其他作品。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社会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分析。他揭露反动派的凶狠残暴，驳斥资产阶级帮闲文人的卖身投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鲁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应该走的正确道路。

鲁迅一生创作了包括小说、杂感、散文和散文诗、诗歌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无论其数量与质量都居于同时代作家的前列。他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以自己“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创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小说创作始于1911年的文言小说《怀旧》，这篇还不能算作现代小说的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上却已具备了现代小说的特点。它以一个学龄儿童的视角，再现了辛亥革命中乡镇人们的种种动态，用两三个场景将历史与现实构架在一起，

既揭露了封建教育的反动腐朽，又对辛亥革命作了概括和总结，饱含了作家对于社会和历史的深刻思考。可以说，《怀旧》是在传统的外衣里包裹着一个通体闪亮的现代灵魂，它是鲁迅小说创作的良好开端。

鲁迅的现代小说作品结集为《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他在谈及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来时称：“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然而，鲁迅的小说自面世以来，几乎是一个一个新形式，早已超越了政治小说和社会小说的范畴，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呐喊》、《彷徨》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小说。鲁迅在这两部小说集中着重描绘了在封建统治压迫下辗转哀鸣的农民形象和在政治、经济桎梏中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形象，探索批判“国民性”和农民、知识分子的革命性问题。在平凡的生活现象中，鲁迅提炼出深刻的主题。对于笔下人物的不觉悟、处境悲惨而精神麻木，鲁迅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他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是《呐喊》、《彷徨》的重点。农民形象如《阿Q正传》中的阿Q、《风波》中的七斤、《故乡》中的闰土等，这些勤劳淳朴、老实厚道的农民，受封建社会摧残而变得麻木愚昧。农村妇女形象如《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祝福》中的祥林嫂、《离婚》中的爱姑等，她们在夫权的压迫下丧失了做人的起码的资格，成了男权中心社会的牺牲品。《呐喊》、《彷徨》围绕这些人物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复杂的阶级关系，挖掘了他们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根本原因，发人深省，启人深思。可以说，在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的描述上，在从根本否定封建社会制度方面，在展现农村社会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上，鲁迅超越了以前的任何人。

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呐喊》、《彷徨》的重要内容。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其一为封建社会中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被读书做官的封建教育思想所毒害，或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如《孔乙己》中的丁举人、《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阿Q正传》中的赵秀才），或则丧魂落魄、流落街头，不知所终（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其二为辛亥革命前后的知识分子典型，这些人受过一定程度的新文明的影响，向往过理想的社会生活，但理想与现实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或因“奉旨”改革，但现实的改革离开了其封建卫道的初衷而失意（如《肥皂》中的四铭），或因改革失败而消极颓废、潦倒终生（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其三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典型，他们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冲激，大胆革新追求，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却因短视而半途而废（如《伤逝》中的子君、涓生）；其四为带有象征意味的封建社会的叛逆，他们身上被赋予了超常的强烈反抗精神（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长明灯》中的疯子）。在这里，每一种类型中的每一个典型形象，都孕含了作家的深沉的思索。

《呐喊》、《彷徨》里还有近似于童话的以动物为题材的作品，如《兔和猫》。它和另一篇《鸭的喜剧》一样，以动物来衬托人，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作品立足现实，截取的是平淡无奇的生活片断，表现的是作家对于人生的探寻。

《故事新编》是鲁迅的第三部小说集，这是一部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集，所涉及的内容包括神话传说和史实记载。它的最突出特点在于熔古铸今，将现代生活的细节大胆地引入历史故事，化今物为古事，借以直接为现实服务，鲁迅戏称自己这是“油滑”。实际上，这种独创的新的艺术形式使作品的内涵得到扩大，使作家的幽默才能得到更充分的展现。人们在感到滑稽之中，油然而获现时时代生活的顿悟。

这部小说集里的作品按其主要人物形象性质的不同，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人公属于批判对象的，如《采薇》中的伯夷、叔齐，《出关》中的老子，《起死》中的庄周。它们是作家面对现实而“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的产物。在民族矛盾、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三十年代，一些人打起“老庄哲学”的旗帜，要人们不问是非、逃避现实，鲁迅便运用艺术的形式，刻划出这些形形色色的现代人的灵魂，传达出自己的针砭之情。另一类是主人公属于颂扬的，如《补天》中的女娲，《奔月》中的夷羿，《理水》中的大禹，《铸剑》中的眉间尺，《非攻》中的墨子。这些人物或开天辟地，或孤胆奋战，或拼死复仇，或公而忘私，或为民请命，都是有胆有识的“中国的脊梁”。鲁迅通过这些神话和历史人物的再创造，以饱满的热情讴歌自己理想中的人物，塑造出一个个平凡而高大的英雄形象，借以表现自己对现实生活中人民英雄的崇敬和景仰。

在这些新编的神话故事和历史故事中，鲁迅以其特有的拓荒精神，进行了崭新的艺术探索，使之成为新型艺术形式的典范。和《呐喊》、《彷徨》相比，特别值得提起的，是《故事新编》的大多数篇章中运用了明确的阶级观点，去剖析历史素材和社会现象，因而作品概括的内容更为广阔，批判的力量更为尖锐泼辣。

鲁迅小说的突出成就在于它不同凡响地、运用典型人物形象再现典型的精神境界，寓教于悦，给人以启迪。《阿Q正传》里阿Q形象的成功，在于他那典型的“阿Q精神”——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即处境悲惨而精神常处优胜，它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没落的私有阶级的精神产物，是不敢正视现实而寻找一种虚幻的麻醉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这是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典型性格，保守、排外、经验主义是其生长的土壤。只要具备相同的社会历史条件，无论何时何地，阿Q精神同样

会萌生，阿Q的形象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他的意义是极其广泛而深远的。《端午节》中方玄绰形象的深刻，得益于他的“差不多”说——一种趋于中庸的无是非观。这是以清高自居而自瞒乃至自欺的精神产物，是不满现实而不思反抗，妄以超然的逃路逃避现实的荒唐理论。方玄绰的“差不多”说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虽不能完全等同，却存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只不过“差不多”说比起愚笨可笑的精神胜利法显得似乎层次更高，更具文化色彩。鲁迅曾指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向来因为不敢正视，只好瞒和骗……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然而由本身的矛盾和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端午节》中“差不多”说的本质和效应即在于此，它绝非方玄绰一人所有。

鲁迅小说的突出成就还在于它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艺术的典范。它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符合我国民族的欣赏习惯和心理，又吸收了世界进步文学的长处，借鉴了它们的诸多艺术表现手法，做到了中西合璧、中外交融，创造了崭新的民族形式。

首先，它表现在作品情节的提炼上。作家遵循“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原则，对现实生活中的素材进行了精心的选择，透过生活素材的表面现象，努力发现并赋予它以深刻的蕴含，使之变成具有丰富性和生动性的充满艺术魅力的情节。鲁迅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深沉便出于此。一篇仅几千字的作品，包容了丰富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达到了同时代作家所没能达到的高度。其次，它表现在作品的结构艺术上。鲁迅非常重视作品的结构线索和布局安排，围绕作品的中心，鲁迅常取单线的情节发展线索，偶用双线，也是一明一暗的以明线为主。安排情节时，他时而采用纵式连缀，时而采用横式片断，或者插入补叙、交叉对比，呈现为多姿多彩。为了俭省精炼，鲁迅常常“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

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或者几个场景场面的剪辑，或者白描速写式的勾勒。再者，它表现在作品特有的深沉而诙谐的风格上。鲁迅刻画人物、设置情节在力求深入的基础上，常抓住主要特征，加以漫画化、艺术夸张和讽刺，使作品寓庄于谐，寓悲于喜，冷中见热，平中见奇，含蓄隽永。第四，它表现在作品的文学语言上。鲁迅经常注意“力避行文的唠叨”，采用“画眼睛”的方法，简洁从容，却又形神毕肖。

总之，鲁迅小说以其思想性的高度和艺术上的精湛，成为我国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精品。我们学习鲁迅的小说，既有对鲁迅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也有对鲁迅文学创作经验的汲取和借鉴。我们编著《鲁迅小说导读》的目的就在于此。

是为序。

魏洪丘

一九九三年三月于上饶

目 录

前言	(1)
一、文言小说	
《怀旧》	(1)
二、《呐喊》集	
《狂人日记》	(10)
《孔乙己》	(21)
《药》	(30)
《明天》	(39)
《一件小事》	(46)
《头发的故事》	(54)
《风波》	(62)
《故乡》	(71)
《阿Q正传》	(81)
《端午节》	(94)
《白光》	(103)
《兔和猫》	(111)
《鸭的喜剧》	(119)
《社戏》	(125)

三、《彷徨》集

《祝福》	(135)
《在酒楼上》	(143)
《幸福的家庭》	(149)
《肥皂》	(157)
《长明灯》	(166)
《示众》	(176)
《高老夫子》	(186)
《孤独者》	(195)
《伤逝》	(202)
《弟兄》	(211)
《离婚》	(220)

四、《故事新编》集

《补天》	(229)
《奔月》	(238)
《理水》	(246)
《采薇》	(255)
《铸剑》	(264)
《出关》	(274)
《非攻》	(283)
《起死》	(293)

后记 (302)

《怀旧》

【情节缩写】

夏夜，别人在外纳凉闲谈时，秃先生正在教我对对子。先生说“红花”，我对“青桐”，先生便挥挥手说：“平仄不对。”当时，我仅九岁，不懂平仄，先生又不讲，实在想不出来，只好假装扑蚊子，把屁股拍得很响，希望秃先生知道我的苦衷，但先生不理，过了很久才告诉我“绿草”两字。当我雀跃而出时，秃先生便用颤抖的声音叫道：“不许跳！”我则唯唯而退，心想，如果明天清晨能得一小病，我就可以不上学了；当然，最好是秃先生生病或者死了。

白天上课时，秃先生常常摇晃着脑袋讲《论语》，由于高度近视，秃先生嘴唇几乎碰到书，我看不清书上的字，只见先生秃头灿然有光。头光虽奇，但看久了还是令人厌倦。

每当金耀宗来时，先生便停止讲《论语》，外出热情接待。金先生家非常有钱，但衣着破烂，面色黄肿，智力也非常低下，连下等人也瞧他不起，但奇怪的是秃先生对他恭敬异常。我暗自猜想：金耀宗二十一岁无子，便急忙纳了三房妾，而秃先生也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花了许多钱，买了一个小老婆，这可能是他们要好的一个原因。

这一天，金耀宗前来报告一个重要的消息：“长毛到了！”他打算备饭招待，还想请秃先生替他写上“顺民”二字。秃先生则说：“这种乱人，命运不会长，既不能得罪于他们，也不能过分亲近，写‘顺民’事等逆贼靠近了再说。”金耀宗似懂非懂，非常佩服地离开了。金耀宗走后，秃先生也准备回去，暂停教书。我兴奋异常，这一下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了。

只见大路上逃难的人多得象蚂蚁一样，一些富家姨太太涂口红，描眉毛，象是在春游。我也没有时间问长毛的事，只忙着用打死的苍蝇引诱蚂蚁出洞，再把它们杀死，然后又用水灌蚂蚁穴。这一天似乎过得特别快。

晚饭后，和大人们一起外出纳凉，听王翁讲那精彩而又令人恐怖的长毛故事。正听得津津有味，秃先生回来了，我顿时非常窘迫，心想如果长毛来割下秃先生的头，我就可以天天灌蚂蚁穴，不再读《论语》了。不一会，金耀宗又来了，进门大叫：“什么长毛，原来不过是几十个逃难的难民！”大家得到确实的消息后，便一哄而散，仅剩王翁等四、五个人。秃先生也要回去告慰家人，准备明天早晨再来。临走时对我说：“一天不读书，明天还背得出来吗？赶快去读书，不要在这里恶作剧！”

这一夜，我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惊叫：“啊！先生！我下次一定用功了！……”李媪急忙把我摇醒，“什么事？做梦了？……我的噩梦也被你吓破了。”我忙问：“你做的什么梦？”李媪说：“梦见长毛了！……明天再对你讲，今天不早了，睡吧，睡吧！”

【作品导读】

《怀旧》是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人们曾把《怀旧》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①有的学者把《怀旧》比作是“彻底反封建文学的一支前奏曲”，“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始发站”，“中国小说艺术革新的先声。”^②如果说上述评价，是从客观角度在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纵向考察中，客观评价了《怀旧》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那么鲁迅同时代的人王统照的回忆则从微观角度，谈及他阅读《怀旧》时的主观审美感受。王统照说：“那一晚在寓舍的有罩煤油灯前打开新取来的‘小说月报’，……突然有一篇题目《怀旧》……因此，并没注意署名何人，急急从第一行读下去，读到第二段……不禁自己笑了起来。这说话口吻，神情都象在眼前……读到好文字，象珍惜似的，先

不一气读下去，这才从题目下面，看见‘周逴’二字。”③

由此观之，《怀旧》确实是一篇值得一读和加以深入研究的作品。

从开始书塾夜课的叙写，到停课期间孩子无拘无束的自由玩耍的描绘，再到结尾时孩子由于惧怕上课而做的一场噩梦的勾勒，小说揭露了腐朽反动的封建教育；小说的中心部分以细致的笔触绘声绘色地描绘的那一场人为的普遍慌乱，又使人看到小说反映社会各阶层人士对革命的态度。当看到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巧滑应变，顺时应世，官来迎官，匪来迎匪，无节操，无信仰，唯强权是从，我们体会到作品是在批判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怀旧》主题有其多义性，正是这种多义性，增大了作品的容量，传递出最新的社会内容。它使小说的思想更加丰富、更加含蓄，从而反映出更加错综复杂、富于立体感的生活。尤为可贵的是，作品的主题多义而不杂乱，都统一于对封建落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的真实描写中。这种主题多义性的统一，常常被看作是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之一。鲁迅在其小说创作的伊始，就达到如此高的水准，不能不令人赞叹。从对传统小说单一主题模式的突破来看，用文言写成的小说《怀旧》已带有现代新式小说的特征。

在情节结构方式上看，《怀旧》也不同于中国古典短篇小说。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多由人与人之间展开的公开矛盾冲突组成故事情节的主干。而《怀旧》则不同，作品中任何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都没有构成贯穿全文的主线，“秃先生”和“吾”的矛盾并不足以构成全篇的主要矛盾线索。作品中的基本矛盾是经过集中概括的广泛的社会矛盾，而不是由一两个人体现出来的故事事件。《怀旧》中所写的事件，就是两次“长毛”军在当地居民中引起的骚动，而小说的主要的情节发展并不是立足于这个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的脉络，而是通过两三个场景描写，由读者自己连缀而成，它不是由作者从头至尾向读者的叙述。中国古典小说往往按照故事的发展顺序组织情节，因而情节的时间跨度

常与故事经历的时间长度是相等的。《怀旧》却不然，它的前后两个事件相隔四十多年，可小说的情节却只在一天多的时间中进行的，冲破了完全按故事发展的经过组织情节的束缚。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是在“纵断面”上向前推进的，而《怀旧》只是截取了几个日常生活中的“横剖面”（私塾夜课——“秃先生”与金耀宗对话——谣传引起的风波——树下纳凉时的交谈——夜间噩梦），类似于电影镜头的剪辑，有时叠印，有时跳跃，这在古典小说中是没有的。中国古典小说基本以第三人称为唯一的叙述方式，以叙述为主要的艺术手段，而《怀旧》却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除叙述外，还大量运用了议论、心理描写、场景描写等艺术手段，这些都显示出与古典小说的明显不同。总之，从情节结构和表现方式来看，《怀旧》也同样具备了现代小说的特征。

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怀旧》也有别于传统的古典小说，这主要表现在：

一，农民成了作品中重要的人物形象。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是第一位把农民问题置于自己艺术表现的首位的作家。这不是自《呐喊》起，而是始于《怀旧》。在《怀旧》中出现了王翁、李媪、赵五叔、吴婆、牛四等一群农民形象。鲁迅一方面表现他们健康美好的品质：赵五叔正直要强，以身殉义；王翁说古道今，亲切慈祥；李媪淳朴善良，待人随和……；另一方面则着力表现他们的愚昧和涣散：当“灾祸”来临时，不管这“灾祸”起于臆想还是谣传，他们只知逃命。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惊恐盲目的逃难图：“予窥道上，人多于蚁阵，而人人悉函惧意，惘然而行。手多有夹持，或徒其手，王翁语予，盖图逃难者耳。中多何墟人，来奔莞市；而莞市居民，则奔走何墟。”当谣言澄清，众人又“一哄而散”。鲁迅正是从这种“奇妙的逃路”上，看到了“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④现实社会如此，而在历史的画面中，王翁讲述的几十年前真“长毛”来时，也同样如此：祸患临头，各自逃命，王翁逃得快，便幸免于难；